

譯者序

奧國與德國雖然是兩個同文同種的國家，但是在文學上和國民氣質上，却有着很顯著的差別。雖然同是條頓民族，但奧國人底血統却比德國人混雜，因為在這多惱河一帶的平原上，從前曾經是喀爾頓人的住所，後來被日耳曼人所征服，成為奧國，日臻強盛，成為十八世紀以來的歐洲政治文化的中心。他的人民混雜着有日耳曼人陰鬱的哲學的血液，有喀爾頓人輕爽溫和的血液，還有意大利人的南歐的明朗輕佻的血液，而在另一方面又有着斯拉夫人的幽峭冷酷的血液。因此，奧國人的氣質遂不同於那些一味莊重嚴肅，沉濁拙大的德國人，他們不僅奄有南歐的活潑和北歐的凝滯，並且還兼有西方的明澈與東方的神秘。這樣的民族，完全是一個富有藝術天才的民族，因此奧國的文藝界，從十八世紀以來，就人才輩出，名著傑作，綿延不斷了。

在現代文學界中，奧國作家之負盛譽於世界者有霍夫曼斯塔爾，阿爾登堡格，霍夫曼，巴赫爾，以及本書的著者顯尼志勒諸人。

阿爾都爾·顯尼志勒 (Arthur Schnitzler) 以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五日生於奧京維也納的一個以行醫為世業的家庭裏。他的祖父是個醫生，他的父親約翰·顯尼志勒教授是一個著

名的喉科專家，在這個環境裏，無疑地他也只好承襲乃祖乃父的職業了。在大學裏畢業了之後，他就在父親的醫院裏工作了幾年，又曾到過德國和英國，研究醫學，終於也成爲一個有名的喉科專家。在這時期中，他曾發表了一篇著名的關於「聲音的神經病」的論文。

到了三十歲，他忽然不可思議地放棄了他的已成功的事業。一個人閉戶著書，寫成了他底處女作故事 (Das Märchen)。這是一個劇本，曾在維也納上演，但隨即就被目爲不道德而被禁止了。他的第一個出版物是他的第二個劇本阿那託爾，這是以一個維也納執袴子弟的一串戀愛事件爲題材的劇本，但實際上却是幾個短劇連接起來的形式很新奇的作品。這個劇本出版以後，不久就成爲歐洲讀書界和舞臺上的驕子，維也納更不必說，每一個季節總有好幾家戲院裏在表演這齣戲，於是顯尼志勒在文藝界的地位遂從此奠定了。

但是顯尼志勒的第一個真正的成功却是在一八九五年作成上演的劇本戀愛 (Liebet)。此後，他又繼續寫了許多劇本，並且還寫了許多小說，差不多全是使他的文學聲望愈益增高的作品。

他對於寫作的態度是異常認真的。他住在一個可以俯瞰維也納全城的華麗的別墅裏，他每年以大部分的時日在他底花園裏或書齋裏從事寫作。每當他在著作的時候，他不願意有家

人去擾亂他，因此他的飲食物都是預先貯藏在書齋裏的。

他常常花費幾個月工夫寫一篇較長的短篇小說或劇本，寫好了之後又得在每頁原稿上改竄過十幾次，然後他把這份原稿擱置六七個月或者甚至一年，此後再取出來加以修改，方成定本。但他有一個特殊的癖性，就是喜歡同時屬草兩種甚或四五種作品，最普通是一篇小說和一個戲本的同時著作。『我喜歡同時寫一篇小說和一個劇本，』他曾說，『我在寫倦了小說時便寫劇本，寫倦了劇本時便寫小說，從這樣的更迭中，我可以感覺到能力的更新，因為這兩種作品的文體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一篇會得先脫稿，例如我們知道他的小說愛爾賽小姐和劇本列器德夫人就是同時完成的。

他喜歡旅行，足跡遍於全歐，也曾到過東方，但是終生沒有到過美國，因為他怕批評家，怕招待，怕訪問，怕人家請吃飯。家居時，他常常騎着腳踏車到鄉村裏去閒遊，晚年來喜歡徒步閒行，隨處看見寫作材料便錄在筆記本裏，以備著作時應用。平時他常常喜歡看一些歷史和傳記之類的書，但不大看小說。從他開始創作生涯一直到死，差不多每年有新著出來。他不大關心世事，即使在歐洲大戰的幾年間，他還是管自己關着門耽讀卡桑諾伐迴憶記，而從這部名著中找到材料，在一九一八年發表了小說卡桑諾伐之回鄉，在一九一九年又發表詩劇卡桑諾伐。一九三一

五年月，他溘逝於維也納家中。

顯尼志勒的作品可以說全部都是以性愛爲主題的。因爲性愛對於人生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關係。但是他描寫性愛並不是描寫這一種事實或說行爲，他大概都是注重在性心理的分析。關於他在這方面的成功，我們可以說他可以與他的同鄉弗羅乙特媲美。或者有人會說他是有意地受了弗羅乙特的影響的，但弗羅乙特的理論之被實證在文藝上，使歐洲現代文藝因此而特闢一個新的蹊徑，以致後來甚至在英國會產生了勞倫斯和喬也斯這樣的分析心理的大家，却是應該歸功於他的。尤其是喬也斯的名著小說攸里柄斯所應用的內心獨白式（Interior Monologue）的文體，早已由顯氏在愛爾賽小姐和戈斯特爾副官這兩個中篇小說中應用過了。

以性愛爲主題的顯尼志勒的小說和劇本中間所表現的人生哲學完全是一種懷疑論。他對於人類的運命有一種懷疑，他相信愛是支配人生的一個主力，但這個主力的唯一的強敵却是死及其鄰人，例如衰老，貧賤，鰥寡之類。每一個人的最終運命都取決於這個主力與它的強敵搏鬥之結果，而這個結果往往成爲人生的悲劇。顯尼志勒的作品就是以他所最熟悉的維也納城作爲背景而描寫的這種人生的悲劇。是的，我們可以說他全部作品的背景都在維也納，這

或許是由於他不願意描寫他所不熟悉的地方，雖然他曾足跡遍於全歐；但也或許是由於他酷愛維也納城的緣故。

現代奧國文學的主潮是新浪漫派，當然，以奧國人這樣的混血的氣質，是不容易使寫實主義發展的，但顯尼志勒雖然是屬於新浪漫主義者羣中，他却不像霍夫曼斯塔爾——一個與他齊名的作家——那樣地充滿了神祕的色彩，他毋寧說是一個滲透着寫實主義的新浪漫主義者，不過這寫實主義當然是南歐式的。

顯尼志勒的著作雖則很多，但長篇小說却並不多，就譯者所知，恐怕要以這本薄命的戴麗莎為篇幅最巨了。本書原名為『戴麗莎：一個婦人的行述』現在爲了我國出版界的方便起見，改爲戴麗莎，不免俗氣的題名，譯者覺得很是抱歉。本書未必是顯尼志勒的傑作，但也不失爲一部名著。而且因爲篇幅較長，所描寫的書中女主角戴麗莎一生所遭逢的事件又極繁複，作者所擅長的各種表現方法可謂已具備於本書之中，那麼本書也未始不可幫助讀者小規模地領略一點顯尼志勒的文學的面貌。只恐怕譯者拙劣，不足傳達原作者之精神耳。

一九三七年一月 施塾存序

附顯尼志勒重要著作目錄

阿那託爾 (Anatol, 1893.) 劇本 (有郭紹虞中譯本, 商務印書館出版。)

可愛的小姑娘 (Das Süsse Madel.) 劇本。

愛 (Liebelei, 1895.) 劇本 (有趙伯顏中譯本, 題名戀愛三味, 樂羣書店出版。)

循環舞 (Reigen, 1896—7.) 對話短劇十篇 (有趙伯顏中譯本, 水沫書店出版。)

綠鸚鵡 (Der Grüne Kakadu, 1898.) 獨幕劇 (有趙伯顏中譯本, 載東方雜誌。)

毗亞特利思的面巾 (Der Schleier der Beatrice, 1900.) 五幕史劇。

倍爾達·迦蘭夫人 (Bertha Galan, 1900.) 長篇小說 (有施蟄存譯本, 改名多情的

寡婦, 由尙志書屋出版。後與顯氏其他小說二種合刊, 改名婦心三部曲, 由神州國光社出版。

毗亞特利思及其子 (Frau Beatrice und ihr Sohn, 1913.) (有施蟄存中譯本, 爲

「婦心三部曲」之一, 神州國光社出版。)

倍爾那提教授 (Professor Bernhardi, 1900.) 五幕劇。

傀儡師 (Marionetten, 1906.) 獨幕劇。

寂寞之路 (Das Einsame Weg, 1903.) 劇本。

大地 (Das Weite Land, 1911.) 五幕劇。

青年梅達杜思 (Der Junge Medardus, 1910.) 劇本。

戈斯特爾副官 (Leutnant Gustl.) 中篇小說，(有施蟄存譯本，改名「生之戀」，載東方雜誌)

方雜誌)

溫泉醫格拉思勒 (Badesrzt Dr. Graesler, 1917.) 中篇小說。

卡桑諾伐之回鄉 (Casanova's Heimfahrt, 1918.) 小說。

卡桑諾伐 (Casanova in Spa, 1919.) 劇本。

愛爾賽小姐 (Fräulein Else, 1925.) 中篇小說，(有施蟄存譯本，為「婦心三部曲」

之一，神州國光社出版)

薄命的戴麗莎

一

那一年春天，當于倍爾·法比亞尼副官離開了他的最後供職地維也納，而下居於沙爾茨堡——他並不像他的大多數同伴那樣地退隱到格拉慈去——開始依恩俸爲活的那一年，戴麗莎剛好是芳齡十六歲。每當坐下來進早餐，從他們所租住的那所屋子底窗子中眺望出去，越過了萬家屋瓦而看到巴伐利亞一帶高山的時候，那副官總得給他的太太和兒女提起他自己僅僅以六十歲的年齡，身體還很壯健，居然能得離絕了煙塵障天的大城市，而來休隱在這裏，飽享他從幼小時候就欣羨着的大自然底風光，這真是多麼好的福分。他愛和戴麗莎散一回步，但有時也和她的哥哥卡爾散步。卡爾比戴麗莎年長三歲。他們的母親就在家裏看小說——她老是看着小說——正如他們最初住在科木恩，其後住在倫堡，最後住在維也納的時候一樣。她對於她的家庭並不感到什麼趣味，可是，正如從前住在別的城市中的時候一樣，她不久就交結了一羣婦人。都是些文武官員底太太或寡婦，她們每星期總要來兩三趟，喝一杯咖啡，把這小市鎮

上的一切新聞告訴她。

在這種時候，要是碰巧他在家的話，那副官便老是迴避到他自己房裏去。事後，在吃夜飯的時候，他總得嘮嘮叨叨地咒詈他太太的客人們。那時他的太太便設法諷刺他出去，從事於他所歡喜的種種消遣。於是，那副官也常是站起身來，一句話也不說的走了。直要到夜深了，他底沉重的脚步聲才會在他走上扶梯的時候，隔着廳堂震響起來。

當他出門之後，他的太太總要說許多沒有人能除外的人生不幸的話來誥誡她的兒女。而且，她特別喜歡說到婦女們底不幸的運命。她常常從她剛才看過的小說書中去舉例子，而她所敘述的又常常會使人家疑心她是把許多小說書底內容混合攪來的。有的時候，戴麗莎也不免要帶玩帶笑地表示她的懷疑。於是，她的母親立刻就會大聲地訓斥她，并且轉身向着她的兒子，撫摩着他底頭髮，拍拍他底面頰，好像酬賞他的耐心傾聽。但是她却没有注意到他那時總偷眼望着他那失寵的妹妹，而對她羞慚地眯着眼睛的。此後，戴麗莎總立刻就重新做着她的針黹，或是坐在那常常奏不準調子的鋼琴旁邊繼續她的練習。她底練習鋼琴是開始於倫堡，繼續於維也納，是從一位蹩腳的女教師學習的。

她和她父親的散步忽然停止了，甚至在新秋佳日也不去了。因為在早一些時候，戴麗莎

看出了她父親之所以還繼續着出去散步，祇是爲了表示不與以前的癖性相違而已。可是，從前散步的時候，他對於每一種大自然的新景色總要歡喜贊嘆幾聲，并且還要他底孩子們和他共同表示愉快，而現在他却靜靜地，一句話也不說地散步着，專心致意地只盼望走到他從前所定的目的地了。祇在他回到家裏，看見了他的太太的時候，才算呈現着一些過了時的興奮，於是他總得竭力回想一些散步時所碰到的小事件，借此打疊起一點興致來。但是不久之後，連這一點習慣也停止了，於是那副官從告老還鄉的時候開始穿起的那套旅行服也收藏起來而代之以一套黑色的辦事服了。

然而一天早晨，法比尼亞在吃早飯的時候，竟穿起了他的制服，他臉上的神氣，莊嚴威肅得甚至使他的太太也噤懾着，不敢對於他的忽然改裝有所諮詢。數日之後，維也納來的船上裝了許多書來，此後又隔了幾天，從德國的萊布齊城來的船又裝了許多書來，還有一個本地的舊書商人也退來了一大包書。從此以後，這退隱家居的老軍官每天總得在他的書桌上花費幾小時，但他並不告訴一個人，他正在做些什麼工作。有一天晚上，他裝得非常神祕似地，把戴麗莎叫進書房裏去，將他所寫的東西讀給她聽。接連四個晚上，用着一個將軍的粗暴的聲調，他給她讀着他底寫得異常工緻，幾乎像印版印出來似的原稿。這原來是一部研究近代幾次最重要的戰爭

底戰略的著作。戴麗莎聽着很不容易感到興味，因為她實在還聽不懂這種枯燥而拖沓的研究文字。但是，直到最近，她對於父親還是愈加感到同情和憐憫，因此她總是竭力支撐着她底昏沉欲睡的眼睛，甚至還屢次想對於她父親所感到津津有味題目表示一點真心的高興。當她父親讀完了之後，她總吻着她父親，好像在感謝她父親所賜給她的恩惠。

讀完了那部著作之後，這副官便謹慎小心地把他的手稿本送到郵政局裏去。從那一天起，他便在各處酒館和咖啡店中與一些新認識的朋友消磨時日。這些新認識的朋友，大多數都是和他相類似的人，這就是說，大概都是些告老家居的人物，依恩俸為活的軍官，退職的律師，甚至還有一個是容顏衰老的優伶，他因為已經不能再粉墨登場，所以現在幸而收到了一個徒弟，正在教授臺辭術。過去的種種事情使這位副官變成為一個健談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點胡鬧的人物，他最愛亂說着各種社會的和政治的意見，而這些意見是很不應該出於一個退職軍官之口的。但是因為他說到最後總肯自己認錯，好像他所曾說的一切議論都祇是開開玩笑而已，所以也就沒有人來干涉他——甚至那有時也問或來參加閒談的一位重要的警官也不去干涉他。

在聖誕節前夜，有一件包裝得很好的東西，上面寫明着是給那副官的，與其他許多使他們的親屬彼此引起一點紀念的禮物一塊兒陳列在聖誕樹底下，這一包東西，就是那副官的著作的原稿，其中還附着一封他所曾寄去那個軍事雜誌社的退稿信。法比亞尼副官登時暴怒起來。他一看郵局消印的日期才知道這包稿件在數日前已收到了，於是他立刻責罵他妻子不該扣留起來，放在聖誕節禮物堆裏，故意的侮辱他，嘲弄他。他將她送給他的雪茄煙匣扔在她腳邊，負氣走了出去，把門砰的帶上了。後來，才知道他那一晚是在聖彼得公墓附近的一家妓院裏，和一個專門做年輕人及老頭兒生意的女人鬼混過的。從那天以後，他又在書房中蟄伏了幾天，當有一次他的太太正在款待她的客人們吃咖啡的時候，他穿掛齊全了他的制服，又突然地出來了。那一天，他的態度之和氣與談鋒之敏捷，曾使每一個女客都覺得詫異，要不是他曾在那幽暗的走廊中曾使幾位女客有點羞窘的話，他簡直可以使人人家覺得是一個世界完人了。

從此以後，他又常常不在家了，但當他偶爾在家的時候，他總是態度很和藹而不使人增厭的。後來，當這家庭風波已歸於平靜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又忽然向家人詢問，願不願意離開了這個已厭倦了的小城市而搬到首都去。他又暗示了幾點他們的生活狀態所迫切地需要着的轉變。戴麗莎聽了這個提議，心裏立刻就興奮起來，她原來早已在希望着重返到那個曾經住

過三年的大城市裏去了。她雖然一點也不能享受到那大城市所貢獻給富人們的種種賞心樂事，但是她却曾經屢次地無目的地在大街上遊蕩着，希望自己迷路了——這是一種怪有趣味的遭際，她居然曾經遇到過兩三次，每一次都曾經使她感到過一陣美妙的驚惶的痙攣。當她一看見她哥哥底表示反對的眼光的時候，她自己的眼睛裏還在閃耀着這些回憶的光輝。在不多幾天以前，當她走進到他的房間裏去的時候，其時他正和一個同學阿爾弗萊·虞爾哈因忙着演習算術題，他也曾用這種表情的眼色對她看過一眼的。她覺察了每逢她在極高興的時候，他總是很不滿意地看着她的。現在他又表示了這樣的眼色。她心裏覺得痛苦了。在不多幾年以前，他們倆還是兩小無猜的孩子，整天地在一處，笑着玩着，真是一對親密的伴侶。怎麼現在一切都改變了？至於她的母親呢，真的，即使從前並不覺得老是那樣地不滿意，也永遠够不上算是一個伴侶。戴麗莎不由的對她母親看了一眼，但她從她的父母臉上所看到的那股怒氣却使她心懾了。她似乎永遠不會寬恕她丈夫在這年齡就退隱了。當他提高了聲音宣稱他們的富裕的日子快要來了的時候，她只是注視着他，眼睛裏充滿了怨恨——似乎正在回憶着她的青春時代，當她住在她父親的在斯拉伏尼奧的屋子裏，騎着她底駿健的小馬，遊行於那些原始森林中的時候。

她的父親忽然看了一看錶，便站起身來，立刻就告辭了出門去，推說是有一種重要的約會。那天夜裏，他並沒有回家。在一家咖啡店裏，他說了許多攻擊軍事大臣和皇上的話；於是他就給拘捕到看守所裏去，以後，又經過了一次診斷，便被送進神經病療養院中去了。後來，才知道他事前曾經寫了一封信給軍政部，要求重隸軍籍，并且希望擢升為將軍。於是，從維也納來了一個命令，吩咐把他看管起來，但並不使他起疑；所以，那天晚上咖啡店中的一場悲劇祇不過借以作為把他監禁進病院去的罪狀而已。

三

他的太太接連去看了他八天，過了幾個星期，戴麗莎才得到許可去看他。在一所四圍高牆的大花園裏，一個生着短而且密的白鬚的老頭兒，裹着一襲襤褸的軍官大衣，頭上戴着軍帽，由一個穿着骯髒的黃色制服的臉色蒼白的侍者扶持着，從一條高大的栗樹蔭路上走過來了。『爸爸！』戴麗莎給一股極深的情感刺激着，叫了一聲，但是因為終於能再見父親的面而歡喜着。他嘴裏喃喃地說着幾句不可索解的話，顯然是不再認識她似的走過了。

戴麗莎仍舊默立在原處，惱亂失度地不能領悟這種苦痛的境地。她隨即看見那監丁在向

她父親解說什麼似的，起初，她父親祇是搖搖頭；後來，他便回轉身來走到他女兒身邊。彷彿她還是一個小女孩子似的，他把她抱在懷裏，又把她高舉在空中，定着眼睛瞧她。於是，猛然地，他放下了她，開始苦痛地嗚咽起來了。同時，他又將手遮掩了臉，好像不勝其羞愧的樣子，於是向着那座從樹林中依稀可見的灰色的屋子急急地走去了。

戴麗莎底母親滿不關心地看着這一切經過情形。當戴麗莎回到她身邊時，她才疲憊地站起來，好像這一些時候，她祇是坐着等候她底女兒而已。

母女兩人離開了那花園，走上了那在耀眼的日光下閃爍着白色的寬展的公路。城市就在她們前面，蟻伏在山岡旁邊而被那霍亨沙爾茨堡炮臺凌踞着。從這裏到沙爾茨堡祇要步行十五分鐘，但戴麗莎却覺得她們似乎永遠不會走到了。山峯突起在正午的熱霧之外。一輛運貨馬車喧騰地行過了，那御者却在車廂裏打瞌睡。在田野那邊的一個村舍裏，有一條狗正在苦悶地狂吠着這靜謐的世界。

「爸爸！」戴麗莎嗚咽着。

她母親怒意地看了她一眼。

「你要什麼？這是他自己不好！」

於是她們緘默地從這太陽光光的大路上走回到城裏。

當晚，在吃晚飯的時候，卡爾說：

「阿爾弗萊·虞爾哈因告訴我這種病常常要生好幾年。八年，十年，十二年……」
戴麗莎駭得睜大了她底眼睛。卡爾噙緊着他底嘴唇，把眼光從她臉上移到了牆上去。

四

秋季以後，戴麗莎在高等學校裏的功課降到丙級了。她不久就覺察了用心和勤奮都還不够。她底監督人不信任她了。雖然她對於宗教課並不比她的同學懈怠一點，雖然她必須要做宗教課練習題全都做了，像別個學生一樣，可是她終於被師長疑爲缺乏虔誠心了。她底教師曾經在一天晚上碰見她和虞爾哈因在一塊兒，其實這是她偶然在街上碰到他的。於是這位女教師就利用這個機會對於大城市裏的某一些風俗加以種種極辛辣的評論。她所對付戴麗莎的神情是顯明的。戴麗莎心中覺得非常委屈，因爲學校裏從來沒有被她底同學底行爲引起過這樣大的騷動，而那些同學底行爲，如果一些傳聞是確實的話，却是情節更重大的現行犯。

可是，那虞爾哈因却比他與卡爾研究學問所需要的次數更殷勤地常到法比亞尼家裏來

了。而且，事實上，有幾次還是卡爾不在家的時候來的。在這些機會，他總是來靠近了戴麗莎坐着，看着她，在暗紫色的粗布上刺繡彩色的花卉而贊嘆着她底手藝之伶俐。或是傾聽着她在她底不諧調的鋼琴上勉強奏一闕蕭邦底夜曲。有一次，因為想起了一些舊話，他問她是否還希望做一個教師。她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他。至少，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她不願意再在這個城裏和這幾間屋子裏住下去了。趕緊——真的，儘可能的趕緊——她要給自己找一個工作，而且最好是要不在本城的。

家庭情形愈來愈壞了，連阿爾弗萊也看得出了。戴麗莎已不再多說話了，她變得常常是在一種呆木的思慮狀態中。她底母親依然在招待客人，和從前一樣——但現在又加入了幾個陌生的男客人——而且他們常常要坐到夜深才去。這件事對於戴麗莎並不有多大的擾亂，但是它却增加了她與她母親之間的裂隙。她底弟弟不僅小心地在常常避開他母親，他甚至也和戴麗莎疎遠了。每逢吃飯的時候，除了絕對必須說的話以外，他們彼此不再說別的話了。戴麗莎有時感覺到，在一種不可解的情形中，她好像身負着家計衰落的責任。又好像這都是她一人的過失，雖然她一點不能了解何以會有這種感想。

五